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太平治迹統類卷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邱庭漋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簿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臣郭實

太平治迹統類卷十一

宋 彭百川 撰

嘉祐建儲之議

皇祐三年十一月乙亥朔戊寅保慶皇后崩始上起居飲食后必與之俱所以擁衛扶持恩意勤備性慈仁謙沖寡過帝嘗名其姊永節永德見禁中欲受諸司副使詹辭曰小兒豈勝大恩儻小官可也乃並命為左右侍

禁又歲奉緡錢二萬助湯沐后復辭曰此皆出民力願
留以贍軍上不從上未有嗣后從容勸上選宗子養宮
中由是英宗自宮邸未齔齡爲后所養四年六月甲子
皇太子宗實特遷右内率府率宗實允讓第十三子也
生四歲養於宮中至和元年十二月上春秋高未有繼嗣
皇祐末太常博士張述上書曰臣聞漆室之女有憂國
之心倚楹而嘆臣位於朝二十五年矣而區區之慮不
敢早爲陛下建長世之策是漆室之女不若也臣實恥之夫

生民之命係於宗廟社稷之重而以繼嗣為之本匹夫匹婦有百金之産猶能定謀託後事出於素况於有天下者哉建隆乾德之臣子孰不願太祖皇帝享年億萬者端拱天禧之臣子其心莫不若此而天地有運行日月有盈昃陰陽之數有閏有章氣至而回物極而變理之必然者也藝祖以神器付太宗太宗以傳真宗真宗以傳陛下承三聖之業傳之於十萬年斯為孝矣而春秋四十四宗廟社稷之計未有託焉此臣所以夙夜徬

徨而憂也陛下知此矣而以嫌疑不決非孝也群臣知此矣而以諱避不言非忠也陛下享天下之貴而不自怠有天下之富而不自侈過成康文景逺矣謂宜黙祈天地岳瀆分寵六宫用均愛施或未之獲則遴擇宗親才而賢者異其禮秩試以職務俾内外知聖心有所屬則天下大幸是歲復上疏曰臣聞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四方時京師自五月大雨冒城郭壞廬舍諸路亦奏水旱詔群臣言闕失知諫院范鎮言天變之發本於

儲貳之位虛乞以臣前一章降付執政大臣速為裁定以塞天變文彥博富弼等共議建儲未嘗與兩府議也樞密使王德用聞之合掌加額曰置此一尊菩薩何地或以告翰林歐陽修修曰老衙官何所知修又言水災至變五行傳言簡祀廟則水為災陛下嚴奉禮可謂至矣惟未立儲貳易曰主器莫若長子殆此之警戒乎水者陰也天之譴告必不虛發惟陛下深思而早決庶幾可以消弭災患轉為福應也疏凡再上皆留中不出知

制誥吳奎言王者以社稷為本宗廟為重社稷未有奉
宗廟未有主陛下在位三十五年而嗣續未立今之災
沴乃天地祖宗開發聖意不然何以陛下無大過朝廷
無甚失輒降如此之灾異乎殿中侍御史李景初亦言
此陰盛陽微之戒也葢以皇子未立致有此大憂惟
陛下早為之計八月司馬光上䟽言當今之務大而急
者在於根本未建癸丑范鎮又言陛下即位三十五年
以納諫為德以畏天為心至於小小議論未嘗不虛懷

開納今乃宗廟社稷之計又拒諫而不用違天而不戒
乎臣職當言不敢愛死黙以負陛下陛下乞以臣前所
上章與大臣速定大議甲寅鎮復遺執政書言鎮前後
六奏宗廟社稷大計而兩次至中書歴月踰旬寂然不
見有所施為伏願諸公携鎮之書言於上前速定大計
如其不然即賜鎮之死放鎮歸田皆諸公之賜也乙卯
鎮又言臣前六奏宗廟大計奉聖旨送中書陛下不以臣
章留中而令送中書是欲使中書大臣奉行也臣兩至

中書而中書遞相設詞離為日君象也二明相繼故能
久照東昇西沒一晝一夜數之常也陛下御天下將三
紀是日之正中也而未聞以繼照為慮臣誠疑之夫嗣
不早定則是一旦之憂而貽萬世之患歷觀前世事出
倉猝則或宮闈出令或宦官主謀或奸臣首議貪孩孺
以久其政冀闇昧以竊其權安危之機發於頃刻而朝
議恬不為計豈不危哉述前後七疏最後語尤激切文
多故不具載上終不以為罪述小溪人也審刑院吳及

上疏推言閹寺以及繼嗣云胎卵而傷鳳凰不至宦官多而繼嗣未育書奏帝異其言

嘉祐元年春上御大慶殿受朝暴感風眩冠冕欹側促行禮而罷已未上疾作文彦博與兩府名入内副都知史志聰鄧保吉等問上至禁中起居狀志聰等以禁中事嚴密不敢泄彦博怒叱之曰主上暴得疾係宗社安危范惟房輦出入禁闥乃竟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為何耶自今疾勢增損必一一見白仍命引至中書取

軍令狀志聰等素謹愿皆聽命及夕皇城諸門白當下
鎖志聰曰汝白宰相我不任受其軍令由是禁中事宰
相無不知其詳左千牛衛大將軍幼養於宫中上及皇
后鞠視如已子既出還第問勞賞賜不絶宗室莫與為
比上始得疾不能視朝中外憂恐文彦博富弼劉沆勸
早立嗣上可之叅政王堯臣之弟純臣數與堯臣言宗
實之賢時為王府官堯臣以告彦博等彦博等亦知宗
實上意所屬乃定議乞立宗實為嗣既具藁未及進上

疾瘳其事中輟是日知諫院范鎮上疏曰陛下置諫官者為宗廟社稷計也今陛下不以臣愚任之諫官臣敢不以社稷計事陛下乎又云真宗取宗室子養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太祖皇帝捨其子而立太宗皇帝天下之大公也宗廟社稷之至計也疏奏文彥博使提點開封公事蔡挺問鎮何所言鎮以對明日挺謂鎮曰言如是何不與執政謀鎮曰自分必死乃敢言若謀之執政或以為不可豈得中輟也六月御史趙抃上疏曰伏

覩陛下聖體偶一違豫中外人心莫不動揺頼宗廟社稷之降靈天地神明之垂祐四海蒙福宸躬浸康然猶上有譎見之文迨無虛月下有妖言之俗至於再三天其或者以陛下皇嗣未立人心未有所係垂厥祥異欲陛下深思遠慮亟有所為而然也願陛下思所以荅譎見妖言之警戒思所以固三聖百載之基業思所以安中外臣庶之憂惑思所以破奸雄陰賊之窺覦斷宸衷發誠意擇用宗室賢善子弟或教育宮闈或封建任

使左右以良士輔導以正人磐石維宗根本深固有是二者惟陛下示天下以至公而擇焉庚午殿中丞集賢校理通判并州司馬光上䟽畧云禮大宗無子則同室為之後為之後者為之子也故為人之後者事其所後皆如父所以尊尊而親親也伏惟祖宗受天明命功德在人本支百世子孫千億而陛下未有皇嗣人心憂危伏望深念祖宗艱難之業斷自聖志昭然勿疑遴選宗室之中聰明剛正孝友仁慈者使攝居儲貳之地以俟

皇嗣之生退居藩服儻未欲然且使之輔政或典宿衛使尹京邑亦足以鎮安天下之心時上在位久國嗣未立及不豫天下寒心而莫敢言惟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光聞而繼之又貽鎮書言此大事不言則已言一出豈可復反顧願公死爭之於是鎮言之益力闕是陛下欲為宗廟大計而大臣不欲也丁已又上疏庚申以知諫院范鎮為户部員外郎兼御史知雜事鎮辭不受曰陛下以臣言為非即當加臣以萬死之罪以臣言為是

豈可不先宗廟社稷計而遽為臣轉官遷職也范鎮又以慧星謫見上言星既滅又上言辭言責九月司馬光又上疏言自古諫諍無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庶人百工商旅矇瞍芻蕘無有不得言者所以達下情而察國政也若置官而守之非其官者不得言則下情壅而不通如是則國家雖有廹切之憂行道之人皆知之而在上者不得聞也此其為害豈不深乎卿以水災常下明詔延訪中外而勤求得失臣安敢捨此大節隱而不言時

范鎮亦累辭所除官且乞因恭謝大禮次定大議丙午鎮又遺執政書云諸公視今日之事與前日為孰難必曰今日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難而不可為則他日不為易也此所以謂難易有機不可忽也先是執政論鎮以上不豫諸大臣亦嘗建此策今間言已入為甚難故鎮言及之十一月范鎮入對言臣前後上章凡十九次切慮留中大臣不得盡見今録進呈乞付中書樞密大臣同共參議有異議者乞令與臣廷辨謂臣

不然即祈明加臣罪臣之至情盡在於此鎮待罪幾百日鬚髮為白至泣以請上亦泣曰朕知卿言是也當俟二三年鎮由是卒辭言職朝廷不能奪也二年八月翰林學士歐陽修以兗國公主出降因言臣愚以為宜因此時出自聖意於宗室之中選材賢可喜者録以為皇子其出入左右問安視膳亦足以慰悅聖情三年春太常博士吴及除喪擢校理乙巳改右正言諫院供職上疏言陛下以海宇之廣宗廟之重而根本未立四方無所係心

上下之憂無大於此宜發自聖斷擢宗室以備儲副又言內侍養子之禁弛天理絕人欲陰累聖嗣願詔大臣明示開寶之訓勅內侍三十無養父者聽養一子上順天意上嘉納之三月乙夘范鎮知制誥鎮自罷言職每因事未嘗不以儲嗣為言及知制誥上謝又面論之曰陛下許臣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六月庚戌擢知開封包拯權御史中丞言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為憂太子者天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帝曰卿欲誰立拯

曰臣非才備位乞預建太子者為宗廟萬世計陛下問
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後福者惟
陛下裁察帝喜曰徐當議之十二月韓宗彦以上春秋
高未有繼嗣上書請修胎養令四年夏詔有司取柴氏
譜系於諸房中取最長一人令歲時親奉周祀以著作
郎何鬲以皇嗣未立上疏請訪周唐苗裔備二王後也
六年知制誥宋祁卒祁弟兄皆以儒學顯而祁尤能為
文章善議論清約莊重不逮其兄論者以祁不至公輔

以此祈自為遺奏曰陛下享國四十年東宮虛位天下人心岌嶪為社稷計莫若擇宗室賢才進爵親王為匕鬯之主若六宮有就館之慶聖嗣蕃衍則宗子降封郡王以避正嫡此定人心防禍患之大計也謚景文六月甲戌張述奏疏言擇太祖太宗賢子孫立皇嗣係天下之望閏八月丁未司馬光奏臣昔通判并州曾三上章乞陛下早定繼嗣以遏亂原是時臣踈遠在外猶不敢隱忠愛死特陳社稷計况今日侍陛下左右官以諫諍

為名竊惟國家至大至急之務莫大於此若舍而不言專以冗細之一事煩凂聖聰是臣懷姦以事陛下罪不容於葅醢伏望陛下取臣所上三章少加省察或有可取斷自聖意早賜施行如此則天地神祇宗廟社稷羣臣百姓並受其福惟在陛下一言而已光既奏復面請之上時簡默不言雖執政奏事首肯而已聞光言沉思良久曰得非欲選宗室為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爾光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上曰

此何害古今皆有因令光以所言付中書光曰不可願陛下自以意喻宰相是日光詣中書白事韓琦問光今日何言光默計大事不可不使宰相知思所以廣上意者即曰所言宗廟社稷之計也琦喻意不復言九月司馬光復奏繼嗣事天下安危之本願陛下果斷而速行之初韓琦既喻光意後十日有詔令與御史裏行陳洙同詳定行戶利害洙與光屏人語曰日者大享明堂韓公攝太尉洙為監察公從容謂洙曰聞君與君實善近

建言立嗣事恨不以所言付中書欲發此議無自發之行戶利害非所以煩公也欲洙見公達此意於是光復具奏且面言臣向者進說陛下忻然無難謂即行矣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子孫當千億何遽為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所厚善者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出左右之意至有稱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者此禍豈可勝言哉上大感悟曰送中書光至中書謂琦曰諸公不及今語異日夜半禁中

出寸紙以其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皆唯唯曰敢不盡力洙尋具奏乞擇宗室之賢立以為後既發奏狀謂家人曰我今日入一文字言社稷大計若得罪大者死小者貶竄汝輩當備之下奏狀者未反洙得疾暴卒時知江州呂誨亦上言伏望陛下念根本之重宗廟之計思宗祖肇宋之艱難鑒成帝衍漢之基祚杜姦臣附會之源絶後世窺覦之漸早為定斷慰安人心冬十月壬辰起復前左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宗實知宗正寺初司

馬光既以所上章送中書內復出知江州呂誨章宰相
韓琦等與同列奏事讀光誨二章未及有所啟上遽曰
朕有此意多時但未得其人因左右顧曰宗室中誰可
者琦曰此事非臣下所言當出自聖擇上曰宫中甞養
子二人小者甚純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上曰名某
者今三十許歲矣議定將退琦復奏曰此事至大臣等
未敢施行陛下今日更思之來日取旨明日奏事又啟
之上曰決無疑也琦曰事有漸容臣等商量所除官時

猶居父喪乃議起復泰州防禦使知宗正寺上喜曰如此甚好琦曰此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以不疑乞從內批上曰此豈可使婦人知之只中書行可也遂降詔至和末上得疾文彦博等勸上早立嗣上許之會疾愈寖其疏既而言者相繼上未許如是五六年言者亦稍怠琦請建學內中欲以此感悟上意乘間言立嗣上曰後宮一二將就館卿且待之後皆生皇女一日琦取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即位二十五年無嗣立弟之子

定陶王為太子成帝中材之主猶能之以陛下之聖何
難哉太祖為天下長慮福流至今况宗子入繼則陛下
真有子矣盛德大慶傳流萬古孰有逾陛下者願以太
祖之心為心則無不可者於是因光等言卒田上意初
然猶故辭也癸巳諸王宫侍講王獵為宗正等伴讀獵
為宫僚凡十三年有輔導功故擢用之吴奎薦可任經
筵文學之選韓琦言其不通私謁是為有守十一月知宗
正寺宗實上表請終喪帝問韓琦琦曰陛下既知其賢

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者葢氣識宏大茲所以為賢也顧固起之上四表乃從其請嘉祐七年春宗實乞還知宗正寺告勅不許秋七月又辭不許是月王陶上疏言又請對言宫嬪宦官有以上惑聖聰使宗實退避不敢前上問陶欲別與一名目如何陶曰此止是一差遣名目乞與執政大臣議之上曰當與別一名目于是韓琦等始有立為皇子之議丙午宗實又辭許之初宗實辭宗正寺告勅上謂韓琦曰彼既如此盍姑已乎琦曰此事安

可中輟願陛下賜以手札使知出自聖意必不敢辭比遣使稱疾不一琦與歐陽修私議曰宗正之命既出外人皆知必為皇子不若遂正其名修曰知宗正寺告勅付閤門得以不受今立為皇子止用詔書事足以定遂入對乞聽宗實辭上曰勿使為他名便立為皇子琦曰請樞密院及張昇至帝面諭之昇曰陛下不疑否帝曰朕欲民心先有所係屬但姓趙者斯可矣昇即再拜稱賀琦等乞帝書手札至中書丁丑琦語翰林王珪令草詔

珪疑焉戊寅請對言此大事也後不可悔外議皆云執政大臣强陛下為此若不出自陛下則禍亂之萌未可知上指心曰此出自朕懷非由大臣之言也不如此衆心不安卿何疑焉乃再拜殿上曰陛下能獨斷宗廟社稷此天下之福退而草詔以進己卯詔人道親親王者之所先務也盖二帝之隆治由兹出朕甚慕之在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宗實皇兄濮安懿王之子猶朕之子也少鞠於宮中而聦知仁賢見於夙成日者選於宗子

近籍命以治宗正之事使者數至其第乃崇執謙退久不受命朕甚慕焉朕蒙先帝遺德奉承聖業罔敢失墜夫立愛之道自親者始固可以厚天下之風而上以慰宗廟也其以為皇子癸未賜皇子名曙上既下已卯詔書皇子猶堅卧稱疾不入司馬光王陶等言凡人爭絲毫之利至相爭奪今皇子辭不貲之富已三百餘日不受命其賢於人遠矣有識聞之足以知陛下之聖能為天下得人然臣聞父名無諾君命名不俟駕而

行使者受命不受詞皇子不當辭遜使者不當徒返凡
詒皇子内外皆具責降且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
上與輔臣謀之韓琦曰今既為陛下子何所問哉願令
族屬敦勸彼内臣必不敢違辛丑皇子以肩輿赴曰恐
遂失君父之命爾皇子初讓宗正與記室孟陽謀之所
上表皆孟陽之文也每一表餉十金孟陽辭皇子曰此
不足為謝俟得請於朝方當厚賞爾凡十八表孟陽獲
千餘緡及立為皇子猶固稱疾孟陽入見於卧内曰主

上察知太尉之賢參以天人之助乃發德音太尉獨稱

疾堅卧其義安在皇子曰非敢徼福以避禍也孟陽曰

太尉事兩宮以父母中外所聞主上為萬世計而立為子

矣今固辭不拜假如得請而歸藩遂得宴安無患乎皇

子撫榻而起曰吾意亦及此遂與宗諤等同入內良賤

不滿三十口行李蕭然無異寒士有書數廚而已中外

聞知相賀九月己巳以皇子為齊州防禦使封鉅鹿郡

公

八年二月上不豫三月乙丑上暴崩於崇福殿夏四月壬辰朔輔臣入至寢殿后定議名皇子入告以上晏駕使嗣立皇子驚曰某不敢為因走輔臣共執之召學士王珪草遺制至日旻百官皆集猶吉服但服金帶及魚自垂拱殿門外哭而入班寧福殿前哭上韓琦宣遺制英宗即皇帝位嘉祐八年夏四月壬申英宗即皇帝位輔臣奏事必面詳問本末然後裁決莫不當理中外翕然皆稱明主是日晚忽得疾語言失序已夘大斂仁宗

崩八日上疾增劇大呼狂走不能成禮韓琦亟投杖搴簾抱持上呼內人屬令加意擁護上自不豫以來喪皆禮官執事羣臣奏慰則垂簾不坐乙未大祥上始親行禮又搴簾坐受慰人心稍安戊戌司馬光上疏畧曰今者聖體痊平初臨大政四海之人拭目而視傾耳而聽舉措云為不可不審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名誥曰王乃初復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夫為政之要在於用人賞善罰惡而已三者之得則遠近翕然向

風從化可以不勞而成無為而治三者之失則流聞四方莫不觧體紀綱不立萬事墮頹治亂之源安危之機盡在於是願陛下安之重之精心審慮如射之有的必萬全取中而後發可也陛下思念先朝欲報之德奉事皇太后孝謹撫諸公子慈愛此誠仁孝之至過人遠甚臣願陛下雖天性得之復加聖心夙夜匪懈謹終如始以結億兆之心刑四方之化則福祚流於子孫令聞垂於無窮矣六月癸酉上復以疾不出是時惟兩府得以入

對戊寅侍御史呂誨上疏曰陛下踐阼於今累月哀慕
日深摧毀過禮聖躬違豫久而未平萬幾滯留皆期英
斷法宫嚴閟不覩清光臣子之心若為啓處傳聞大醫
所上陽劑觧用服餌臣居外罔知其然陛下必以方術
無狀當更選上醫精加調護若謂勿藥有喜計日可待
則臣恐節宣失宜五行二氣浸滛汩戾邪得干正非所
以保聖躬為宗社計也且居喪之禮致於滅性聖經深
戒士人承家猶曰不可況萬乘之重耶高宗居亮陰中

謂傅說曰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平居尚及於此陛下實攖災疹其可不念臣敢祈明斷節損哀泣申勅二府責成大醫講求藥餌無俾玩疾切須瞑眩期於必瘳使天下傾聳知禮樂刑政行於朝夕皇太后惟疾之憂歡然慰懌豈不休哉帝自感疾即厭服餌韓琦常親執藥杯以進帝不盡飲而却之藥污琦衣太后亟出服賜琦琦不敢當太后曰相公殊不易癸巳司馬光上太后及帝疏畧曰皇帝非皇太后無以君天下

皇太后非皇帝無以安天下兩宫相恃猶頭目之與心腹也皇帝聖體平寧之時奉事皇太后承順顔色宜無不如禮若藥石未効定省温凊有不能周偹者亦皇太后所宜容也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蓋言誠信純至表裏著明而他人不能間也孟子曰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蓋言骨肉至親止當以恩禮相厚不當較錙銖之是非臣愚伏望皇帝思孔子之言皇太后無忘孟子之戒萬一奸人欲有闗說渉於離

間者當立行誅戮以明示天下使咸知讒妄之徒不能
欺惑聖明也帝初以憂疑成疾舉措或改常度其遇宦
官尤少恩左右多不悦者乃共為讒間兩宫成隙太后
對輔臣常及之韓琦因出危言感動太后曰臣等只在
外見得官家内中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
亦未得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自家更切用心琦
曰太后照管則衆人自然照管矣同列為縮頸流汗或
謂琦曰不太過不琦曰不如此不得間有傳帝在禁中

過失事衆頗感之琦曰豈有殿上不曾錯了一語而入
宮門即得許多錯琦固不信也傳者亦稍息秋八月壬
子帝御紫宸殿帝自六月癸酉不御殿至是始見十一
月司馬光奏疏皇太后畧云方今仁宗新棄四海皇帝
久疾未平天下之勢危於累卵惟恃兩宮和睦以自安
如天覆而地載豈可效常人之家爭語言細故有絲毫
之隙以為宗廟社稷之憂哉又奏疏諫帝曰臣曾兩上
疏以陛下受仁宗之天下欲報之德當奉事皇太后孝

謹撫諸公主慈愛勿使奸邪之人有所離間致兩宮有隙以上貽宗廟之憂下為羣生之禍叩心瀝膽極其懇惻未審臣言已達聖聽或萬幾之繁未嘗奏御也此乃安危之本成敗之端不可不察又云周書曰小民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古人有言禦寒莫若重裘止謗莫若自修陛下疾疹未平固無如之何若既愈之後臣愚伏望陛下親御皇太后閤克己以自責謝前失溫恭朝夕侍養左右先意承志動無違擅使大孝之美絕粹光顯過

於初登大位之時如此則上下感悅宗社永安今日道
路妄傳何能為損也古之至孝雖有不慈之母猶能使
之感悟驩悅回心易慮況皇太后聖善之德著聞四方
自陛下有疾以來日夜泣涕禱於神祇憂勞困瘁以兾
陛下之安寧如耕者之望𣵀涉者之求濟陛下豈不思
有以慰安之也呂誨上皇太后書勸太后調治聖躬以
弭間言并以書勸帝盡孝道親藥物開陳切至多人所
難言又乞早建東宮為廟社長久之計方帝疾甚時云

為多乖錯往往觸忤太后太后不能堪左右讒間者或陰有廢立之意昭陵既復土韓琦歸自陵上太后遣中使持一封文書付琦啓之則帝所寫歌詞幷宮中過失事琦即對使者焚毀令復奏曰太后每說官家心神未安則語言舉動不中節何足怪也及進對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言之且曰老身殆無所容須相公作主琦曰此病故爾病已必不然子病母可不容之乎太后不懌歐陽修繼言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聖之德著於天下

昔溫成之寵以妬忌而浸成驕恣太后處之裕如無所不容今母子之間而反不能容耶太后曰得諸君知此善矣修曰此事何獨臣等知之中外莫不知也太后意稍和修又言曰仁宗在位歲久德澤在人人所信服故一日晏駕天下禀承遺命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深居房闈臣等五六措大爾舉動若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然他日琦等見帝帝曰太后待我無禮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然獨稱舜為

大孝豈其餘不孝也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道惟父母不慈愛而子不失孝乃可稱爾政恐陛下事太后未至父母豈有不慈愛者帝大悟自是亦不復言先是十月輔臣請如乾興故事名侍臣講讀尋有詔直須來春司馬光以為學者帝王首務不宜以因寒暑廢上納其言十二月己巳始御邇英名侍講侍讀講論語史記呂公著講學而時習之曰說命云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然則人君之學當觀自古聖賢之君

如舜禹湯之所用心以求治天下國家之要道非若博士諸生治章句觧詁訓而已又講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公著曰自天子至於庶人皆頼朋友講習然士之學者以得朋為難故有朋自遠方來則以為樂至於王人之學則力可以治當世之賢者使之日燕見講勸左右又以左右之賢為未足於是訪之巖穴求諸滯淹則懐道抱德之老皆不遠千里而至此天子之友自遠方來也其樂亦大矣又講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公

著言在下而不見知於上者多矣然在上者亦有未見知於下也故古之人君令有未孚人心有未服則反身修德而不以愠怒加之如舜之誕敷文德文王之皇自敬德也劉敞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因陳說曰舜至側微也堯越四嶽禪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其孝友之德光於上下何謂孝友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詞氣明暢上竦體改容知其以諷諫也左右屬聽者皆動色即日傳其語於外既退王珪謂敞曰

公直言至此乎太后聞之亦大喜治平元年三月司馬
光言臣聞君子受人一飯之恩猶不忍負之况皇太后
有莫大之德三陛下豈斯須忘之先帝立陛下為嗣皇
太后有居中之助一也及先帝晏駕之夜太后決定大
策迎立聖明二也陛下踐阼數日而得疾不省人事中
外衆心惶惑失措皇太后為陛下攝理萬幾鎮安中外
以俟痊復三也有此一德陛下子子孫孫報之不盡况
兼三德而有之陛下所以奉養之禮若有絲毫不備四

海之人其謂陛下為何如天地鬼神其謂陛下為何如此不可以不留聖心也今陛下已能奉養如禮臣復區區進言誠願陛下戒之謹之始終無倦外盡其恭內盡其愛使孝德日新令聞四達以協天下之望保萬世之祿而已若萬一有小人以細末之事離間陛下子母不復顧國家傾覆之憂祇自營一身之利者願陛下付之有司明正其罪使天下曉然皆知陛下聖明仁孝不負大恩而讒佞不能間也光又言祖宗之時閒居無事嘗

名侍進臣與之從容講論萬事至於文武朝士使臣遝人凡得進見往往名之使前親加訪問委曲詳悉無所不至所以然者一則欲使下情上通無壅蔽二則欲知其人能否才器所任是以黜陟取舍皆得其宜太平之業由此而致恭惟陛下潛德藩邸踰三十五年一旦龍飛奄有四海雖聖賢英睿得於天縱然與當世士大夫未甞相接民間情偽未其盡知臣謂宜詔侍從近臣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以備非時宣名若有

事故請假則以次官互換直宿其餘羣臣進見及奏事者亦望聖慈稍鮮嚴重細加訪問以廣聰明裨益大政他日光進又言陛下事皇太后當一如事濮王而有所加光尋以言不用求外補帝令宰臣宣諭曰卿所言事畧皆施行且供諫職未須求出光復奏陛下雖事皇太后加於往日猶未及事濮王之時承顔順色曲盡敬心雖省覽庶政猶未嘗訪問羣臣講治亂之切務也陛下若以二者為止當如此則兩宫之意無由和合萬幾之

務何由治辨禍亂之原尚在則太平之期尚遠臣雖日
侍丹扆有何所益陛下若奉養之禮日增月益訪求治
道勤勞不倦使慈母歡忻於上百姓安樂於下則臣雖在
遠亦猶在陛下之側也呂誨又再言先帝拔陛下於公
侯之中以賢且長付託之意正謂今日也當陛下違豫
之時非皇太后內輔則政無所倚大臣建策於國忠也
然而陛下臨朝御前殿百官朝罷兩府大臣方至內東
門是綱領權柄皆在於手陛下自未專決何所恃也臣

伏願宸衷感悟無以此為念惟內勤率孝養率宮中盡禮則婦姑盡情相接母子之愛益親躬修政務操守威福日與近臣講求治道事無過舉體斯為順自然皇太后慰安恩意無間讌遊深宮優游清淨含飴弄孫不復關政豈非皇太后之心耶誨遂言於皇太后曰恭以殿下保祐聖子積三十年輔翼又踰期歲寰宇帖泰廟社安固慈恩至矣聖功大矣然而成乃全德是惟艱哉保敬克終亦惟艱哉以萬幾浩繁殿下焦心勞思曾未少

休非所以燕貽福壽之本也況皇帝躬親治事勤勵如
此在於聖慮應已慰安臣以謂東殿簾帷宜五七日一
御咨詢大臣無俾曠事庶少均逸暇於翊政之道亦無
所損當在沉機奮於獨斷豫宣教命誕告朝廷外形謙
讓之宜中遂優游之樂上順天道下厭羣情享是全美
豈不休哉夏四月權御史中丞王疇欲車駕行幸以安
人心丁丑上疏於是諫官及執政相繼亦請上曰當與
太后議之韓琦白太后太后曰疾新愈恐未出琦曰上

意亦自謂可出矣詔有司擇日以聞癸未放宫女三百五十五人司馬光有言欲遂物情重人世省浮費遠嫌疑也光又言請約古禮定立後宫人數制度選擇良家子入宫甲申御延英閣上自即位感疾至是猶未全安多不喜進樂公著講論語子之所慎齊戰疾因言有天下者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其於齊戒祭祀必致誠盡恭不可不謹古之人君一怒則伏尸流血故於興師動衆不可不謹至於人之疾病常在起居飲食之間衆人所

謹況於人君任大守重固當節嗜欲聲色近醫藥為宗社自愛不可不謹上納其言為之俛首動容復因輔臣奏事語及公著歐陽修曰公著為人恬靜有文上曰比於經筵講解甚善司馬光請車駕早出為民祈雨以副中外之望甲午祈雨於相國寺醴泉觀帝久不豫至是士庶驩呼相慶戊申皇太后出手書付中書還政是日遂不復處分軍國事先是上疾稍愈自去年秋即間日御前後殿視朝聽政兩府每退朝入內東宮小殿覆奏

太后如初太后再出還政手書大臣以白上輙留之不出上既康復無他太后復降詔書還政韓琦亦欲罷東殿垂簾嘗一日取十餘事并以禀上上裁決如流悉皆允當琦退與同列相賀因謂曾公亮等曰昭陵復土琦即合求退顧上體未平遷延至今上聽斷不倦如此誠天下之大慶琦於簾前先白太后請一鄉郡須公等賛成之公亮等皆曰朝廷安可無公公勿庸請也於是詣東殿復奏上所裁決十餘事太后每事稱善同列既退

琦獨留遂白太后如向與公亮等言太后曰相公安可
求退老身合居深宮却每日在此甚非得已且容老身
先退琦即稱前代如馬鄧之賢不免貪戀權勢今太后
便能復辟誠馬鄧所不及因再拜稱賀且言臺諫亦有
章疏乞太后還政未審决取何日撤簾太后遽起琦即
厲聲命儀鑾司撤簾簾既落猶在御屛後微見太后衣
也
呂誨上言恭聞皇太后罷同聽政謙尊之德輝光益著

在於聖世誠為慶事臣切以陛下方隆孝治義切安親
尊奉之宜當全恭順昔先帝援陛下於公族三十年中
孰不知皇太后經營保佑之助口宣遺制力扶天下不
幸五日之外陛下遠豫大臣叶謀乃建是策比翊輔踰
年政令平允於陛下之恩為至矣於廟社之計為深矣
今遽宣誥命罔知其由在皇太后則為得之在陛下宜
何如哉伏望宸衷特降詔旨曲形遜讓至於再三感動
羣情庶幾中禮追思先帝之顧託不失聖母之懽心

克全孝恭斯為盡善中外明知無俾竊議盛德於始終之際也誨尋又言帝堯受命不以位為樂而以天下為憂及其成功率由仁孝爾先帝在位四十餘年天下晏然非有他術仁孝而已矣一旦舉萬乘之業屬於陛下繼承安得不以仁孝為先且皇太后事先帝日久稔詳治道方罷共政雖陛下至明凡百官白事示不敢自專之意則上慰慈顔所得大矣元元知陛下奉親盡禮孰不翕然從化帝堯之道無難致也庚戌御史中丞王疇上

疏言太后於陛下有保養扶持之力古之賢后不能加也願詔大臣講求所以尊崇之禮是　詔中書樞密院參議尊崇皇太后儀範以聞知諫院司馬光言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仁宗皇帝以四海之大授之陛下恩德之大天地不足以為比今登遐之後骨肉至親獨有皇太后與公主數人陛下所當竭力盡心供承撫養以副仁宗皇帝之意又云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正其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

則不得其正陛下奮發宮邸入纂皇極爰自潛躍至於天飛舊恩宿怨豈能盡無然今日即政之初皆不可稍置於聖慮以害至正人君之要道在進賢退不肖賞善罰惡而已爵禄天下之爵禄非以厚人君之所喜也刑罰者天下之刑罰非以快人君之所怒也是故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明不敢以已私盖天下之公議也令四海之賢雖遝並進願陛下少留聰明其間苟有才德高茂合於人望者進之雖夙昔怨讎勿

棄也有器識庸下無補於時者退之雖親昵姻婭勿取也有勵行立功為世所推者賞之雖意之所憎勿廢也有懷奸犯禁為衆所嫉者罰之雖意之所愛勿赦也如此則野無遺賢社稷永安矣司馬光又上疏於皇太后曰臣切以治國家之道貴賤雖殊人情一也嘗觀天下士民之家其長幼羣居長者或恩意不備衣食不豐幼者或容貌不恭言語不遜若幼者孝恭而不怨長者慈惠而不責上下雍睦家道以興若幼者以為怨長者以

為責上下乖離家道以衰其始相失也甚小而終為禍
也甚大又加以讒言間之於是乎有父子相疑兄弟相
嫉亂虐並興無所不至者矣凡閨門之内子婦有孝恭
之心至者則驩然以慈愛之心接之若其過當則當以
忠孝之心教之教之備矣而猶不聽雖責之可也罪之
可也及其既改則又當以歡心接之不可以一忤顏色
而終身惡之遂不解謝故骨肉之間有威怒而無憎疾
有詰責而無猜忌此自古聖人所以御其親之道也臣

切惟皇帝皇后於殿下兼内外之親幼蒙保育今日為
萬民父母享天下之富貴孰云非殿下之力臣謂殿下
固宜撫存愛念情同所生周旋保護以終大德不可偶
以纖介之失遂蓄長久之怒棄生成之厚恩取疎遠之
深怨愚智所同知也皇帝去歲得疾之時容貌言辭誠
或可疑得罪於殿下者臣固已嘗言於殿下云不可責
有疾之人無疾之禮也且醉而有過醒猶可赦況有疾
之人不自省知本非其意之所欲為豈可追數以為罪

咎耶皇后自童孺朝暮游戲於殿下之懷分甘哺果拊循煦嫗有恩無威今既正位中宫得復奉膳羞盥帨以事殿下其意恃昔日之愛不自踈外猶以童孺之心望於殿下故或有所求須不時滿意則愠懟怨望不能盡如家人婦姑之禮殿下雖怒之責之固其宜也誰曰不可但事過之後殿下若遂棄之不復収卹憎嫉如仇讐則臣以為過矣臣在闕門之外無由知禁廷之事竊聞道路之言未詳虚實皆言近日皇帝與皇后奉事殿下恭

勤之禮甚加於往時而殿下遇之太嚴接之太簡或時進見殿下雖賜之坐如待疎客言語相接不過數句須臾之間巳復遣去如此則母子之恩何時得達婦姑之禮如何得施所以使之疑惑恐懼不敢自親者蓋以此也臣切惟殿下母儀天下踰三十年柔明之譽洽於中外皇帝龍潛藩邸進德修業仁孝之事先於遠邇先帝以至公大義選賢繼嗣海内之人皆謂繼統之日慈孝之風必自家刑國誠不意閭巷之民忽有異論推其本

原葢由皇帝遇疾之際宮省之内必有讒佞之人造飾言語互相間搆一則欲詐效小忠以結殿下之知僥求利禄二則自知過失素多畏嗣君之嚴有所不容三則欲竊弄權柄惡君長聦明使已不得自恣是以日夜闚覘拾掇絲毫之失無不納於殿下之耳殿下雖至聦哲不能無疑雖至仁慈不能無怒皇帝以剛健之性屈於衆口無以自伸能不憤悒遂使兩宮之間介然相失乆而不鮮流聞於外朝野之士有敢竊議其是非者深可惜

也今天誘其衷殿下濬發慈旨卓然遠覽舉天下之政
歸之皇帝此乃宗廟之靈生民之福然臣竊料讒邪之
人心如沸湯愈不自安力謀離間彼皆自營一身之私
非為國家與殿下之計也臣望殿下深察其情勿復聽
納斥遠其人勿置左右名諭皇帝以向來紛紛皆此屬
所為自今以後母子之間當坦然無疑皇帝必涕泣拜伏
感激推謝然後兩宫之歡一皆如舊皇帝進見之際殿
下宜賜以温顔留之從容來往無時勿加限絶或置酒

笑語與之欣欣相待如一家人之禮則殿下坐享孝養
何樂如之心平氣和眉壽無疆國家乂安内外無患名
譽光美垂於無窮與其信任讒邪猜防百端終日戚戚
憂憤生疾國家不寧禍亂横生譏謗之言流於後世二
者得失相去遠矣且殿下既能以祖宗之業付皇帝又
以大政授之獨於恩禮之際終不能豁然無心息怒其
故何哉方今宮闈之中殿下骨肉至親止皇帝皇后長
公主及皇子公主數人而已其餘皆行路之人於殿下

何有若親者尚不能結以恩信猜而遠之則疎者獨肯受殿下顧遇盡其死力始終無二乎夫貴莫貴於為天子之母富莫富於受四海之養今殿下有此富貴而不能自樂親其所可疎疎其所可親使受恩之子婦傍徨而不自安踧踖而不敢進雖内懷反哺之心而無施臣竊為殿下惜之臣不避死亡以進忠直庶幾殿下母子和悦國家安寧是臣所以為報效也辛未富弼辭所遷官畧云陛下録臣先帝時微勞昜若報皇太后今日之

大恩皇太后垂簾日嘗謂臣與胡宿吳奎曰無夫孤孀婦人無所告訴臣等共聞此語實為傷心必料中書亦聞其說又向竊聞先帝諸公主陛下易其所居以安已女如此者尤甚動心亦未嘗聞陛下畧皆思念恭惟先帝臨御天下四十二年仁恩德澤入人骨髓以至徧及蟲魚草木臣事先帝亦三十餘年自布衣擢至首相恩德可謂大今日不忍見其孀后幼女失所如此臣反坐享陛下遷寵還得安乎仁宗與皇太后於陛下有天地之恩而尚未聞所以

為報臣於陛下不過有先時議論絲髮之勞何賞之可加
陛下忘天地之大恩録絲粟之小勞可謂顛倒不思之甚
也天下事所急而宜先者惟是仁宗一后五女所謂孤遺
而百官萬方力不能急其休戚只係於陛下一人之手切
在陛下照恤之恩思憐之則天道助人情歸子子孫孫享
福無窮也奏入不報弼又奏曰願陛下奉仁宗祀祭盡恭
謹之道事皇太后顏色極誠實之禮若勤勤不已則孝德
自然彰聞於外京師翕然歌詠傳達天下遂成風教陛下

可不勞而治至時推恩教倍今日臣自不辭讓君臣之際
兩得其宜豈不美哉豈不盛哉奏至六七上乃優詔荅焉
聖詔云恭惟仁宗皇帝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皇太后子育
朕躬方以天下之養承顔於朝夕矧曰孝之至乎又曰今
既曷朕以事親之道而拒君命不受豈其言之戾耶弼又
兩奏卒不聽弼乃受之八月丙子司馬光奏乞延訪羣臣
八月丙辰宣政使入内都知安靜軍留後任守忠安置蘄
州初上爲皇子命守忠宣名守忠避不肯行及上即位不

豫遂交鬬兩宮及擅取奉宸庫金珠數萬兩獻皇后受賞
賜司馬光呂誨交章劾之光數其十罪乞斬之市都帝納
其言翌日遂黜守忠焉九月初有詔開邇英閣重陽當罷
侍講呂公著司馬光言先帝時無事常開講筵近因聖體
不安遂於盛暑盛寒之月權罷數月今陛下始初清明且
親近儒雅講求治道願不息頃刻之間日御講筵從之
治平二年八月以災異詔中外臣僚並許上直言時政得
失學士草詔曰執政大臣其惕思天變帝書其後曰淫雨

為災戒朕不德更曰執政大臣朕之股肱其協德交修以輔不逮司馬光上疏畧云竊惟皇太后仁明之德爰自先朝保育聖躬在於襁褓陛下入承大統不可謂全非太后之力當陛下得病之初外間傳言皇太后於梓宮之前為陛下叩頭祈請額為之傷如此豈可謂無慈愛之心於陛下哉不幸讒賊之人交相離間遂使兩宮之情介然有隙就使皇太后有不慈於陛下陛下為人之子安可校量曲直遂生忿恨而於愛恭之心有所不備乎傳曰忘大德滅

小怨先帝擢陛下於衆人之中自防禦使升為天子唯以一后數公主屬於陛下梓宫在殯已失太后之歡心長公主數人皆屏居閒宫臣請以小喻之匹夫為此猶貶於鄉里况以天子之尊為四海所瞻仰哉臣願陛下上稽天意下順人心奉事皇太后愈加孝謹務得歡心諸長公主時加存䘏既無令失所總攬大柄勿以假人選用英俊修名責實賞功罰罪捨小取大剗塞弊倖一新大政延納讜言虚心從善皆行之以至誠夫至誠可動金石况人乎陛下果能盡

誠於此則至德日新令名四達人心悅天道和百穀蕃嘉瑞至蠻夷率服福流子孫矣呂誨言蔽過有德厥災水葢有德之人壅遏而不用也陛下當翼翼修思追捄其失庶幾消復之理呂大防言雨水為患此陰勝陽之沴也陳八事曰主恩不立臣權太盛邪議干正私恩害公西北連謀盜賊恣行羣情失職刑罰失平知制誥鄭獬時知荆南上疏曰陛下發詔書求忠言羣臣章疏宜選官署屬令專掌之如其宏謀偉論可施於當世者則名

見與共議如此則下詔有實言陛下得言有實用史冊書之以為某年大水詔書求直言用其人言行其事以黜夫前世之為空言者則無令陛下詔書藏於有司為數幅空紙而已十月司馬光言臣以駑朽得侍勸講竊見陛下天性好學孜孜不倦然於經席之中未甞發言有所詢問臣愚意陛下欲護羣臣之短恐於應對之際倉卒失據不能開陳稠人之中受其愧耻此誠聖心仁恕之極羣臣捐軀無以報塞然臣聞易曰君子學以聚

之問以辨之論語曰疑思問中庸曰有弗問問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以此言之學非問辨無由發明今陛下黙而識之不加詢訪雖為臣等踈淺之幸竊恐無以宣暢經旨裨助聖性伏望自今講筵或有臣等講觧未盡之處乞賜詰問或慮一時記憶不能備者許令退歸討尋次日別具劄子敷奏庶幾可以輔稽古之志成日新之益

治平西夏擾邊

治平元年夏庚午賜諒祚詔戒以自今宜精擇使臣毋俾生事先是夏國賀登極進奏人吴宗等至順天門欲佩魚及以儀物自從引伴高宜禁之不可留止廐置一夕絶供饋宗出不遜語宜折之如故事良久乃聽入及賜食殿門愬於押判張覲詔令還付延州與宜辨宜者延州所遣也程戡受詔通判詰之宗曰引伴謂當用一百萬兵遂入賀蘭穴此何等語也通判曰聞使人目國主為少主故引伴有此對是失在使人不在引伴宗沮

服遂不復辨司馬光呂誨乞加宜罪不報是秋夏國主諒祚數出兵寇秦鳳涇原抄熟户擾邊寨弓箭手殺掠人畜以萬計詔遣文思副使王無忌齎詔詰問司馬光言去歲先帝遐逝諒祚使來致祭延州差指使高宜押伴入京宜言語輕肆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臨辭自訴於朝臣當時與呂誨上言乞加宜罪朝廷忽畧不以為意使其怨懟歸國外人皆以為耻今歲以來諒祚招亡命點集兵馬窺伺邊境攻圍堡寨驅脅熟户八千餘族

殺掠弓箭手數千人悖逆如此而朝廷更使臣齎詔撫

諭彼順從則撫之傲狠則畏之若使臣至彼諒祚稽首

伏罪禁止侵掠猶或可赦若復拒違王命辭理驕慢侵

掠不已未知朝廷將何以待之傷威損重孰甚於此方

今公私困竭士卒驕惰將帥乏人西夏犯邊事之可憂

孰大於此而朝廷上下晏然若無事其故何哉豈朝廷

自有其備而疏外之臣不得預知乎臣竊惑之所謂備

者非但添屯兵馬積貯糧草而已也在於選將帥修軍

政二者皆關何謂有備臣不勝憤懣伏望陛下博延羣
臣訪以備邊之策擇其善者而力行之十一月己亥命
屯田郎中徐億職方員外郎李師錫屯田員外郎錢公
紀刺陝西義勇初宰相韓琦奏三代漢唐以來皆藉民為
兵故數雖多而贍養至薄所以雄制萬宇威服四夷又
非近世所蓄冗兵可及也唐置府兵最為近古天寶已
後廢不能復因循至於五代廣募長征之兵故困天下
而不能給今之義勇河北幾五萬餘河東幾八萬勇悍

純實生於天性而有物力資産父母妻子之所係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陜西當西事之初亦嘗三丁選一丁為弓手其役刺為捉正軍及夏國納款朝廷所揀令所存無幾河北河東陜西三路當西邊控禦之地事當一體今若於陜西諸州亦點義勇止刺手背則又知不復刺面可無駭驚或令永興河中鳳翔三府先刺觀聽既安然後及諸郡一時不無小擾而終成長利詔從之樞副胡宿請且刺沿邊州軍上曰不若即行之韓琦

意亦欲如此乃命億等徃除商虢二州餘悉籍為義勇凡主户三丁選一丁六選二九選三年二十至五十材勇者充止刺手背以五百人為指揮使并副二人正都頭三人十將虞侯承局押官各五人歳以十月番上閲教一月而罷又詔泰州成紀等六縣有買保毅田承名額者每三丁刺一六丁刺二九丁刺三悉為義勇人賜錢二千總得十五萬六千八百七十三人其後復詔秦隴儀渭涇原邠寧環慶鄜延十三州義勇遇名集防日

給米二升月給醬菜錢三百知諫院司馬光奏凡五乞罷刺陜西義勇云於民有世世之害於國無分毫之利終弗聽又六奏及申中書自劾求去亦終弗許嘗至中書與韓琦辨琦謂光曰兵貴先聲後實今諒祚方桀傲使聞陜西驟益二十萬兵豈不震懼光曰兵之用先聲為無其實也獨可用之於一日之間爾少緩則敵知其情不可復用矣今吾益兵二十萬然實不可用過十日西人知其詳寧復懼乎琦不能荅復曰君但見慶歴間陜

西鄉兵初刺手背後皆刺面充正軍憂令復然爾今已降勑牓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矣光曰雖光亦未免疑也琦曰吾在此君無憂此語之不信光曰光終不敢奉信非獨不敢但恐相公不能自信爾怒曰君何相輕甚也光曰相公長在此可也萬一均逸偃藩他人在此因相公見成之兵遣使運糧戍邊反掌間爾琦默然竟不為止其後十年義勇運糧戍邊以為常

十二月內侍王昭明為環慶路鈐轄兼管鄜延蕃部公

事李若愚為涇原鈐轄兼權管句當秦鳳蕃部公事令預為經畫後數日又以左藏副使梁寔領秦鳳内殿承制韓則順領鄜延而令昭明等專令本路前世以宦人預邊事將帥不得盡其用及有是命人不以為便也諫官呂誨言中官監軍之害乞罷四人御史傅謀俞趙瞻皆有論列瞻又因入對力請追還昭明等否則願顯逐訖不從知延州程戡言蕃部所以亡去苦邊吏苛暴為西人誘畧耳今昭明等徒能呼名首領慰恤以言犒賜

以酒食茶帛終　未足以結其心也而甚動邊聽宜改用
昭明等為路分鈐轄都監各部一將軍馬兼沿邊廵檢
使勿復專蕃部事亦不從二年春詔夏主諒祚自涇原
秦鳳路熟户及弓箭手地分不可更行侵擾始朝廷遣
王元忌齎詔責諒祚諒祚遷延弗受詔而因其賀使附
表自言起兵之由歸罪我邊吏辭多非實復以詔戒諭
終弗聽癸酉參政歐陽修言諒祚猖獗備禦之計全不
擇人宜用舊守環慶孫沔以備一方之寄詔以沔為資

政殿大學士知河中府修嘗奏西邊事宜云兵分備寡兵家之大害也害常在我以逸待勞兵家之大利也利嘗在彼是以往來賊常得志今能反其事移我之害於敵奪敵之利在我則我當先為出攻之計使彼疲於守禦則我亦得志此臣所謂方今可用之謀也願陛下遣一重臣出而廵撫遍見諸將與熟圖之以定大計凡山川道里蕃漢步騎出入所宜可先知者悉圖上方畧其餘不可先言付之將帥使其見形應變因敵制勝至於

諒祚之所為宜少含容既以驕其心亦以緩其事以待吾之為備而且嚴戒五路訓兵選將利器用蓄資粮常具行軍之計待其反書朝奏則王師暮出以駭其心而奪其器使其枝梧不暇則勝勢在我也往年議者亦欲招緝横山蕃部謀取山界之地然臣謂必欲招之亦須先藉勝捷之勢使其知中國之强則方肯來附也由是言之亦出攻為利矣司馬光言羣臣既不能為陛下忠謀陛下又不能自以為憂則誰當憂之臣恐邊臣之請

兵無窮則朝廷之募兵無已倉庫之束帛有限百姓之膏血有涯不知國家長此沉痾何時當瘳乎願陛下罷招禁軍選將帥訓練舊有之兵以備禦四夷不患不足五月權知開封馮京為陜西安撫使代陳旭也先是韓琦言慶歷中臣嘗與仲淹同上禦戎四策未及施用而元昊請和今諒祚狂童非元昊之比敢爾輕動勢將渝盟願以臣當時所上四策令二府共議擇可行者付邊帥及命京使陜西琦又言何亮劉平各言西事亮謂靈武

不可棄棄則西人必吞諸戎為後大患當時不能用今悉驗馬劉平所陳四策稍異然大抵以得西人山界土地部族為甚利願并二人奏付京使與四路使臣參議之然京所議方畧卒無聞也六月己酉司馬光言臣聞明王謀事於始而慮患於微是以用力不勞收功甚大切見國家所以禦外夷之道似未盡其宜當安靜附順之時則好與之計校末節爭競細故及其桀傲橫暴之後則又從而姑息不能誅討是使外夷益有輕中國之

心皆怨於柔服而樂為背叛近者西人之禍生於髙宜
北方之隙起於趙滋而朝廷至今尚未省悟猶以二人
所為為是而以循理守分者為非是以邊鄙武臣皆鋭
意生事或以開展荒棄之地十數里為功勞或以殺掠
老弱之民三五人為勇敢朝廷輙稱其才能驟加擢用
既而敵心怨恨遂來報復屠剪熟户鈔刼邊民所喪失
者動以千計而朝廷但知驚駭增兵聚糧其致寇之人
既不追究而守邊之人亦無譴責如此而望四夷賓服

疆場無虞是猶添薪扇火而求湯之不沸也臣愚切惟真宗皇帝與契丹約為兄弟仁宗皇帝赦趙元昊背叛之罪册為國主歲捐百萬之財分遺二敵豈樂此而為之哉誠以屈己之媿小愛民之仁大故也今陛下嗣已成之業守既安之基而執事之臣數以爭桑之小忿不思灌瓜之大計使邊鄙之患紛紛不息臣竊惟陛下惜之近者聞契丹之民有於界河捕魚及於白溝之南剪伐柳栽者此乃邊鄙小事何足介意而朝廷以前知雄

州李中祐不能禁禦為不材別選州將以代之臣恐新將之至必以中祐為戒而以趙滋為法妄殺敵民則戰鬬之端往來無窮矣況今民力凋弊倉庫虛竭將帥之人士卒不練夏國既有憤怨屢來侵寇禍胎已成若又加以契丹失歡臣恐國力未易支也伏望陛下嚴戒北邊鄙將吏若契丹不循常例小小相侵如魚船柳栽之類止可以文牒整會道理曉諭使其官司自行禁約不可以矢刃相加若再三曉諭不聽則聞於朝廷雖專遣

使臣至其庭與之辨論曲直亦無傷也若又不聽則莫若博求賢才增修政事待公私富足士馬精强然後奉辭以討之可驅窮廬於漠北復漢唐之土宇與其爭漁栁之勝負不亦遠哉十二月甲辰夏國主諒祚使人來賀正旦丁未使人來賀壽聖節司馬光言諒祚之所以依舊遣使稱臣奉貢者一則利於每歲所賜金帛二十餘萬二則利於入京販易三則欲朝廷不為之備三年九月夏國主諒祚舉兵寇大順城又寇柔遠寨燒屈乞

等三村栅叚木嶺初環慶經畧安撫使蔡挺斥堠明知
諒祚入寇即遣諸將分屯要害以大順城堅雖被攻不
可破不益兵柔遠城惡命都副總管張玉將重兵守之
勅近邊熟户入保青野戒諸寨無得逆戰諒祚將步騎
數萬攻圍大順三日蕃官趙明與官兵合擊之諒祚裹
銀甲毡帽以督戰挺先選强弩分列於濠外注矢下射
重甲洞貫諒祚中流矢遁去徙寇柔遠張玉募膽勇三
千人夜出擾賊營賊遂驚潰上遣中使賜挺手詔慰勞

諒祚退屯金湯聲言益發步騎且出慢辭須已得歲賜
復攻圍大順城鄜延經畧安撫陸詵言朝廷積習如此
故虜敢狂悖不稍加詰責則國威不立即止其歲賜銀
帛牒宥州問故上喜曰固知此人可倚也詔詵得宥州
報具聞而諒祚果大沮盤旋塞下取糧四反卒不敢入
寇又顧歲儉貪得賜物乃報言邊吏擅興兵行且誅之
初夏人寇大順上問兩府策將安出宰相韓琦請留歲
賜遣使齎詔責問樞密使文彥博等曰如此則邊釁大

矣至引寶元康定喪師以動上意琦曰兵家須料彼此今日禦戎之備大過昔時且諒祚狂童豈可比元昊也詰之必報上竟從韓琦議遣何次公往使朝退二府以所論不同各私相語彥博謂其黨曰渠自言料敵且觀渠所料逾月次公還以諒祚表上時上卧疾輔臣因入問起居畢琦叩御榻曰諒祚服罪否上力疾顧謂琦曰一如所料諒祚所上表雖言受賜景朝敢渝先哲然尚多辭歸罪於邊吏乃復賜詔詰之令專遣使別貢誓表

直言今後嚴戒邊吏及酋長各守封疆不得點集兵馬輒相侵犯其鄜延環慶涇原秦鳳等路一帶乆係漢界熟户并順漢西蕃不得更行刼掠及逼脅歸投所有漢界不逞叛亡之人亦不得更有招納苟渝此盟是為絶好餘則遵依先降贅詔朝廷恩禮自當一切如舊四年閏三月甲申夏主諒祚遣使來獻方物謝罪請戒飭酋長封疆如去冬所賜詔旨復以詔荅之曰茍封奏如彼忠信勿渝則恩禮所加歲時如舊仍賜銀及絹各五百

疋兩

議濮安懿王同異

治平元年夏戊申皇太后出手書付中書還政是日遂不復處分軍國大事詳見輔導門癸亥宰相韓琦言濮安懿王德盛位降所宜尊禮陛下受命先朝躬承聖統顧以大義後其私親欽之重之事不輕發臣等忝備宰弼實聞國論謂當考古約禮因宜稱情使有以隆恩而廣愛庶幾上有以彰孝治下以厚民俗臣伏請下有司

議濮安懿王及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游縣君任氏合行典禮詳處其當以時施行詔須大祥後議二年夏四月戊戌詔議崇奉濮王典禮以聞宰臣韓琦等以元年奏進呈也六月初議崇奉濮安懿王典禮翰林學士王珪等相顧不敢先天章閣待制司馬光獨奮筆立儀議成珪即勅吏以光手稿為案其議曰臣等謹按儀禮喪服為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尊服服之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弟

之子若子子者皆如親子也又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不二斬也特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又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為人後者辟其昆弟也以此觀之為人後者為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施於彼則不專一於此故也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繼大統或推尊父母以為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為聖朝法前代之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

策或出母后或出近臣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
深惟宗廟之重祗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
簡拔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為先帝之子然後繼
體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
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富有四海子
子孫孫萬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臣等愚淺不達
古今切謂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準先朝封
贈期尊親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襄國太夫人仙

游縣君亦改封大國太夫人考之古今實為宜稱議上中書奏王珪等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議濮王於仁宗為兄於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如楚王涇王故事議者或欲稱皇伯考天章待制吕公著曰真宗以太祖為皇伯考非可加於濮王也是月己酉中書又奏按儀禮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及按令文與五服年月勑並云為人後者為其所後父斬衰三年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齊衰期即出繼之子於所繼所生父

母皆稱父母又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為皇考今王珪
等議稱皇伯於典禮未見明據請下尚書省集議從之
執政意朝廷必有迎合者而臺諫皆是王珪議論洶洶
未及上太后聞之辛亥内出手書切責韓琦等以不當
議稱皇考而琦等奏太后以珪等議稱皇伯為無稽且
欲緩其事須太后意解
甲寅降詔曰如聞集議議論不一宜權罷議當令有司
博求典故務合禮經以聞范鎮時判太常即率禮官上

言漢宣帝於昭帝為孫光武於平帝為祖則其父容可稱皇考然議者猶或非之謂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濮王則其失又非漢宣光武比也凡稱帝稱皇若皇考立寢廟論昭穆皆非是因具列儀禮及漢儒論議魏明帝詔為五篇奏之執政得奏怒遂責鎮曰詔書云當令檢詳奈何遽列上耶鎮曰有司得詔書不敢稽留即以聞乃其職也奈何更以為罪耶於是臺官自中丞賈黯以下各有奏乞早從王珪等

議侍御史知雜事吕誨言朝廷既知議論不一當辨正
是非三合衆意明所適從豈可事有未定遽罷集議付
有司詔命反覆非所以示至公於天下也臣輙詢愚見
敢以聞上臣謹按儀禮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盖為大
宗斬還為小宗周不二斬明於彼而判於此矣又按令
文典五服年月敕出繼之子於所生皆稱父母者所以别
其本生於後也在屬籍當行除附斯令之意可明也如
漢宣光武皆稱父為皇考者二帝上承本宗皆非旁繼

子今事體畧不相類王珪等議濮安懿王於仁宗皇帝其屬為兄於皇帝合稱皇伯而不名於禮得矣及引元佐元儼稱皇兄叔之類皆本朝典禮安得謂之無據臣切原勅意直欲加濮安懿王為皇考與仁廟同稱如是則尊有二上昭有二斬禮律之大皆相戾矣臣恭以陛下龍躍藩邸入繼大統南面尊臨皆先帝之德也甫終禫尚未遑詰謁遽有斯議搢紳之士皆未為然陛下躬勤孝養上奉慈闈承顔猶懼其不足矧復顧私恩別親

踈而忘大義哉就如有司循情酌禮以安懿為考仙游為妣示於中外得為安乎一切惟茲事非出清衷必佞臣建白苟悦聖情二三輔臣不能為陛下開陳正論又將啓其間隙違背禮義惑亂人情怨先帝之眷倚陷陛下於非正得為忠乎臣伏望陛下開廣聖慮動遵孝治不作無益以害至公既罷三省集議當别降詔旨以王珪等議為定以前後所獻不一論盡降出外辨正是非明其有罪寘之於法可以渙釋羣疑杜絶邪論不然何以明陛

下之無私判中外之深惑傳之永久所損不細又言皆
天下英睿學通古今經義粲然不應有惑禮所謂大
宗者収合於宗族也陛下繼大宗而有天下義之重恩
不得掩豈可復顧於小宗哉人臣非不欲陛下尊顯所
生褒崇封爵極其美稱惟不過於典禮矧至孝之道不
能循於已私於親惟其誠而已矣在宸衷豈不是思第
為邪佞進説惑亂人情陛下何惜一幅之詔推示信誠
以皇伯之稱為定追正封爵以稱典禮則中外之心渙

然釋疑不如是則紛紛議論有損聖明不獨貽譏於萬世將恐取輕於四夷又言陛下踐阼以來克勤政理繼述所存孝誠已至惟濮安懿王一事不合典禮未副人情良為陛下惜之然事由中書起議兩禁及禮官集議臺諫官章疏俱未蒙施行雖有權罷指揮終未了絶議論紛紛中外愈惑宰相前請如是必難為復有開陳人言不已誠有累於聖躬鮮天下之疑者莫若發癈斷特以手詔自中而下追封濮安懿王大國與夫大禮典稱

是仍於郊祀前了畢慰厭人心於體為順奏皆留中不行司馬光又言聖人舉事與衆同欲故能下協人心上順天意洪範曰三人占從二人言盖國有大疑則決之於衆自上世而然矣伏見向者詔羣臣議濮安懿王合行典禮翰林學士王珪等二十餘人皆以為宜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凡兩次會議無一人異辭所以言者益欲奉濮王以禮輔陛下以義也而政府之意獨欲尊濮王為皇考巧飾詞説誤惑聖德不顧先王之大典

蔑棄天下之公議使宗室踈屬皆已受奉贈而崇奉濮王之禮未能有加二議是非臣更請為陛下別白言之政府言儀禮令文五服年月敕皆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即出繼之子於所生皆稱父母臣按禮法必須指事立文使人曉解令欲言為人後者為其父母之服若不謂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此乃政府欺罔天下之人謂其皆不識文理也又言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為皇考臣按宣帝承昭帝之後以孫繼祖故尊其父為皇考而不

敢尊其祖為皇考以其昭穆同故也光武起布衣誅王莽親冒矢石以得天下名為中興其實創業雖自立七廟猶非大過況但稱皇考其議損甚矣今陛下親為仁宗之子傳曰國無二君家無二尊若復尊濮王為皇考則置仁宗於何地乎政府前以二帝不加尊號於其父祖引以為法則可矣若謂皇考之名亦可施於今日則事恐不侔設使仁宗尚御天下濮王亦萬福當是之時命陛下為皇子則必不謂濮王為父而為伯若先帝

在則稱伯沒則稱父臣計陛下必不為此行也以此言之濮皇當稱皇伯又何疑矣今舉朝之臣自非挾奸佞之心欲附會政府誤惑陛下者皆知濮王稱皇考為不可則衆志所欲亦可知矣陛下何不試察羣臣之情羣臣非不知濮王於陛下為天性至親若希旨迎合不顧禮義過有尊崇豈不於身有利而無患乎所以區區執此義者但不欲陛下失四海之心受萬世之譏耳以此觀之羣臣之忠佞邪正甚易見矣願陛下上稽古典

下順衆志以禮宗奉濮安懿王如珪等所議亦和天人之一事也二年十二月郊祀既畢侍御史知雜事呂誨復申前議乞早正安濮王崇奉之禮尋進延和殿開陳懇切上諭誨曰羣臣慮本宫兄弟衆多將過有封爵故為此言誨即辨其不然退又言臣切思仁宗於堂兄弟輩尚隆封爵況陛下濮宫之親其誰敢間近日中宫與皇太后受策内外安慶必若恩及天倫乃為盛美雖甚愚者不應獻此言者乞宣示姓名與衆共罰不宜寛容

以啟讒慝誨前後既七奏不從因乞免臺職補外又四
奏亦不從遂劾韓琦曰切以求治之本必廣於聰明馭
臣之威當嚴乎法制聰明不廣則下情無以上通法制
不嚴則大臣得以專政如乾之德以剛而健坤之體以
柔爲順反是則君臣之義失强弱之勢分履霜之疑良
有其漸自古强臣滋盛宜以辨之不早故也臣不敢愽
引强臣之事輙以漢唐二臣之迹而明之如霍光於孝
宣李德裕於武宗朝皆得謂之有功也然而專有柄權

盜用威福終以威震人主而不能保身庇族書云臣有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二人者是也且刑賞人主之操柄可一日倒持而授之於人乎今琦自恃勲勞日益專恣廣布朋黨隳紊法度朝廷進一官皆曰琦之親舊黜一官皆曰琦之怨敵人言若是未必皆然蓋持守不公氣勢浸盛衆所指目不能逃也以至小人乘時迎望風旨趨走門下唯恐其後只知琦之恩讎而不知陛下之威福也如嘉祐中議立皇嗣雖先時臣僚上章

懇請者衆然亦先帝與皇太后屬意日久保育宮中
事已素定至是琦贊成之不為無功也暨踐阼數月琦
請下有司議濮王典禮比再下兩制用漢宣光二帝故
事欲稱皇考切原詔旨本非陛下之意琦導諛之過也
永昭陵上土尚未乾遺音猶在乃心已革謂天可欺致
兩宮之嫌猜鼓天下之怨怒謗歸於上人所不忍言者
辨論半年不決琦猶遂非不為改正得謂之忠乎計當
時贊成之意本徼福於今日明矣陛下視政之初當引勲

脅佐佑明聖賛襄密勿琦殊無進賢之意惟求附已之人陳旭在先朝始以奸進終以此退黜力排衆議復登大用如旭之輩不可勝數皆授美官布要路相與表裏以成朋黨報國之心孰知其所存也方天下多事之際臺諫章疏朝奏夕罷壅塞言路意在專政蒙蔽宸聰下情不得而上通皇明何由而遠燭使忠臣抱呑聲之恨聖君有拒諫之名中外不平獨清衷未悟耳況陛下即位以來進秩疏封賞功報德不為不至而琦略無謙損

益肆剛愎半歲之內兩次求罷無疾堅辭卧要罷命猶自謂孤忠之可立豈知直道之難行果知人臣進退之分天道盈虛之理不應形斯言於章奏也借如乾興中丁謂曹利用輔幼君母后曾無今日陛下報琦之厚猶以横恣不公相繼敗逐臣觀琦之才之功未如霍光李德裕丁謂曹利用其驕君之色過之當琦引退之時莫不願陛下遂其所請收還相印不意恩禮益加强之以事仰惟聖眷俯念前功愛有所忘久而不厭其如公議

何臣所慮者朝廷居安之久是陛下大有為之時不宜持循當務更化琦之才用恐未足以究天下之安危方今士論沸騰人心憤鬱得不攬威福之在手戒履霜之積徵罷琦柄任黜居外藩非止為國之福亦以保府族於始終也唯祈聖慮斷之勿疑以臣言是望賜必行以臣言為非敢逃常憲區區之懇罄於是矣三年春正月呂誨前後十一奏乞依王珪等議定濮王追崇典禮不報乞免臺職又不報是月即與侍御史范純仁御史裏行

吕大防合奏曰豺狼當道擊逐宜先奸邪在朝彈劾敢後伏見叅政歐陽修首開議妄引經據以枉道説人主以近利負先帝欲加濮王以不正之號陷陛下於過舉之譏朝命駭聞天下失望政典之所不赦人臣之所共棄哀帝咸之失既難施於聖朝念臣下之奸固難逃於公論當屡更議以安衆意又極言韓琦公亮趙槩等苟且依違未甞辨正乞下修於理及正琦等之罪以謝中外戊辰又奏云今不正濮王之禮則無以慰衆心不罪首惡

之人則無以清朝政癸酉又奏乞將前後章疏付外施
行庶分邪正以服天下誨等論列不已中書亦以劄子
自辨於上曰伏見朝廷議濮王典禮兩制禮官請稱皇
伯中書之議以為事依至大理宜審重必合典故方可
施行皇伯之稱考於經史皆無所據方欲下三省百官
博訪羣議以求其當陛下屈意手詔中罷衆議紛然至
今不止臣以為衆論雖多其說不過三其一宜稱皇伯
是無稽之臆說二曰簡宗廟致水災是厚誣天人之言

也三曰不當用漢宣哀為法以干亂統紀者是不原本末之論也臣請為陛下條列而辨之三事不備録願陛下沛然下明詔播告中外以皇伯無稽决不可稱而今所欲定者正名號耳至於立廟京師干亂統紀之事皆非朝廷本議庶幾疑可釋若此而猶必稱皇伯則雖孔孟復生不能為之辨矣上意不能不向中書然未即下詔也執政乃相與密議欲令皇太后下手書尊濮安懿王為皇夫人為后皇帝稱親又令上下詔謙讓不受尊

號但稱親即園立廟以示非上意且以為異日推崇之漸丙子中書奏事垂拱殿韓琦以祠祭致齋上特遣中使齎實封文書至中書執政相視而笑誨等聞之即奏臣等近日三次彈劾歐陽修首啓邪議及韓琦曾公亮趙槩等依違附會未蒙付外施行因繳納御史誥勑居家待罪乙早賜黜責上以御實封誥勑遣內侍陳守清趣誨等令赴臺供職誨等以所言不用雖受告勑猶居家待罪丁丑中書奏事上又遣中使名韓同議即勑

稱准皇太后手書吾聞羣臣議請皇帝封濮王至今未
見施行吾再閲前史乃知自有故事濮安懿王令皇帝
稱親譙國襄國仙游並稱后又降勅稱上手詔朕面奉
皇太后慈旨已降手書如前先是學士司馬光上言臣
聞政府之謀欲託以皇太后手書及不稱考而稱親雖
復巧飾百端要之負先帝之恩虧陛下之義違聖人之禮
失四海之心政府之臣秪能自欺安能欺皇天上帝與
天下之人乎及是詔下判大常寺呂公著上言稱親之

說乞寢罷不報詔百官議追崇典禮諸王府侍講孫固曰禮可變天性不可變王宜稱親議未集有詔罷議戊寅呂誨等又奏若不歸罪首議之人天下疑惑莫之能解御史范純仁又奏乞追寢前議韓琦見純仁奏謂同列曰琦與希文恩如兄弟視純仁如子姪乃忍如此相攻乎是日閤門兩以詔諭誨等赴臺供職誨等又奏今濮王典禮雖去殊號而首啟邪議之臣未蒙顯責中外猶以為惑己卯又奏今日事體與漢宣不同其園廟指

揮特行追罷庚辰又奏臣等乞以臣此章下百官共議歐陽修首惡韓琦令髙居簡等眩惑母后之罪不然天下之疑不能釋君父之義無以明辛巳又奏上令中書降劄子趣使赴臺供職而誨等繳還劄子并前後所奏九狀申中書堅辭臺職是日諱避濮安懿王名下一字置濮王園令一人以大使臣為之募兵二百人以奉園為額命王世寧張徵等度濮王園廣上皆從中書所請也吕公著言謹按禮文七廟之諱雖不及王天下乞降

詔旨濮王名下一字唯上書奏事並聽回改餘公私文字不復諱避庶與祖宗七廟名諱小有差別在於天下臣子亦安敢犯者不從壬午詔罷尚書省集議濮安懿王典禮中書進至呂誨等所申奏次問執政當如何韓琦等曰臣等忠邪陛下所知歐陽修曰御史以為理莫並立若以臣等為有罪即當留御史若以臣等為無罪則取聖旨上猶豫久之乃令出御史既而曰不宜責之太重也誨罷侍御史知雜事以工部員外郎知蘄州純

仁以侍御史通判安州大防落監察御史裏行以太常
博士知休寧縣故事知雜御史觧官皆有詔詞時知制
誥韓維當直又兼領通進銀臺司門下封駮事執政恐
維繳詞頭不肯草詔及封駮勑命遂徑以勑送呂誨等
家仍以累不遵稟聖旨赴臺供職為誨等罪維言罷黜
御史事關政體而不使有司預聞紀綱之失無甚於此
宜追還誨等勑命由銀臺司使臣得申議論以正官法
司馬光言乞留呂誨范純仁監察御史呂大防及呂公

著亦言願陛下以天地之量包荒含垢特追誨等勅命令歸供職則天下幸甚三月辛酉傳堯俞趙昺趙瞻使契丹回以嘗與呂誨等言濮王事誨罷而不敢就職堯俞乃知和州昺通判汾州司馬光奏臣與堯俞等七人同為諫官共論典禮今堯俞等六人盡已補外獨臣一人尚留闕下天下之人皆謂臣始則倡率衆人共為正論終則顧惜祿位苟免刑章臣雖至愚粗識名節受此指目何以為人伏望依臣前奏早賜降黜凡四奏卒不

從御史彭思永上疏請正典禮名還言事官因自求罷
不許辛未手詔曰朕近奉皇太后慈旨濮王令朕稱親
仍有追崇之命朕推漢史宣帝本生父稱曰親又謚曰
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既有典故遂遵慈訓而不敢當
追崇之典朕又以上承仁考廟社之重義不得兼奉私
親故但即園立廟俾王子孫世襲濮王自主祭祀遠嫌
有别葢欲為萬世計豈皆權宜之舉哉而臺官吕誨等始
者專執合稱皇伯追封大國之議朕以本生之親改稱

皇伯歷考前世並無典據追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向日罷議之後而誨等職奏不已忽其未行乃引漢室哀恭皇定陶之號立廟京師干亂正紀之事皆朝廷未常議及者歷加誣詆自比師丹意欲揺動人情眩惑衆聽以至封還詔勅擅不赴臺明繳留中之奏於中書録傳訓上之文於都下暨手詔之出誨等以稱親立廟皆為不當朕覧誨等前疏亦云生育之恩禮宜追厚矣祥禫既畢然後講求典禮褒崇本親今乃反以親為非

前後之言自相抵捂堯俞等不顧義理更相唱和既撓
權而示衆復歸過以取名朕姑務含容屈於明憲止命
各以本官補外尚慮縉紳之間士民之衆不詳本末但
惑傳聞欲釋羣疑理當申諭宜令中書門下俾御史臺
出榜朝堂遍牒告示庶知朕意夏四月丙戌禮院言濮
王建廟當行祭告其祝文令教授為之初命翰林馮京
京言未有體式乞下禮院議禮院議稱皇帝某謹遣官
恭告於親濮王既而以前詔俾王子孫奉祠事乃更定

此議帝常以稱親之議質於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王獵以為不可帝曰王相待素厚亦當爾耶對曰臣被王厚恩故不敢以非禮名號加於王所以為報也

太平治迹統類卷十一